

燕行录

邱瑞中◎著

研究

YANXINGLU YANJIU

朝鲜手眼

存我史事

发微抉隐

请自兹始

浩浩江河

源于溪涓

抛砖引玉

企望来贤



燕行录

邱瑞中◎著



研究

YANXINGLU YANJIU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燕行录研究 / 邱瑞中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0.4

ISBN 978-7-5633-9858-4

I. 燕… II. 邱… III. 文化史—史料—研究—中国—清代 IV. K249.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63674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(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(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: 541100)

开本: 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: 11.25 字数: 335 千字

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~2 000 册 定价: 3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燕行录和它的史料价值(代前言)

所谓“燕行录”，是从高丽到朝鲜七百年间形成的一种文献形式，专门记载在中国的所见所闻，内容十分丰富。其基本形式是日记体，但根据作者的爱好、习惯及当时的具体情况，亦往往采取灵活的形式。

日记本无定体，随个人意愿，可简单，也可复杂。简单的只记年、月、日及阴、晴、风、雨；复杂的可以记一天的活动，读的书，或接交的人物，有情趣的还可以吟诗酬唱，或抄录当时认为有用的资料。很多年以后，日记就成了历史的见证，产生历史文献价值，很多在当时看来琐碎之事，成为后世重要的历史文献。如把几百年的阴晴风雨排列出来，就成为一个地区的气象资料；而一个地区的气象资料，又可以成为相邻地区气象历史的参考文献。2005年3月20日上午10时53分，我在洪城微感地动，一小时后，电视即报道日本发生6级地震。

燕行录现存五百余种，是高丽、朝鲜两朝使臣到北京的沿途所记，现在成为中国这七百年当中重要的历史见证了，而且十分难得。比如在清军步步进逼，辽东局势吃紧之际，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二十岁的崇祯杀了督师蓟辽的袁崇焕，当时朝野上下一片

杀声。朝鲜使臣李忔在山海关住了一百一十天，亲眼目睹了袁在辽东的作为，指出杀袁，“天下事去矣”，即明朝将要亡国，后来的历史证明李忔的论断是准确的。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，把袁当卖国贼凌迟处死了。凌迟就是“千刀万剐”，是十分残酷而野蛮的刑法。在中国，关于袁的抗清事迹，除了《明史》里的文字以外，几乎没有记载，就连《明实录》也只有几十个字。而李忔的《雪汀先生朝天日记》几乎有一半的文字记录袁率领辽东明军抗击清国的事迹，他每一天的日记都成了当时明清“北京大战”最完备的历史。令人兴奋的是，我们发现了李忔的手稿，这部手稿至今未有人研究过。新发现的李忔手稿，结合其《雪汀集》六卷，是研究李忔本人思想及明清与朝鲜之关系的第一手资料。

1637年到1644年，朝鲜王世子在沈阳做清国人质八年，他的随从著《昭显世子沈阳日记》凡1383页。这部卷帙浩繁的《日记》，应当看作朝鲜国《李朝实录》之一部分。它叙事恪守法度，用词造句严谨，所记史事十分细致，可以说，一部《昭显世子沈阳日记》，就是一部清国八年发展史。清国两代皇帝太宗皇太极、世祖福临以及率领清军入关的实际统帅多尔衮之活动，在这部《昭显世子沈阳日记》里，有些记载比《清实录·太宗实录》等更详细，更完备。在这八年里，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三件大事：第一件是松锦大决战。清军在锦州和松山堡消灭明朝军队十几万人，俘获明朝辽东总督洪承畴，山海关外完全被清国占有；第二件事是1644年5月吴三桂请清军入关。关于这段史实的记载，《昭显世子沈阳日记》比《明史》《清史》更详细，更生动；第三件事是清军进入北京城。可以说《昭显世子沈阳日记》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清军入关的历史纪录，它像电影一样，将这段历史具体、生动、准确地展现在我们眼前。

现在中国重修《清史》，燕行录里的明清录、清代录，是清史馆修史的重要原始资料。

燕行录里大量地记载了使臣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，这些内容

很多是中国人司空见惯的，故在中国书里多不予载记，导致后世人 对祖先的活动往往茫然无知。而朝鲜使臣来到中国，见了什么都觉得稀罕，并进行较详细的记录，故今天的中国人从燕行录里可以看到祖先的生活状况。这种事例实在太多了，甚至可以充当民俗研究的专门材料。

在中国史书中，我们看不到皇帝的真容，听不到皇帝的话语，皇子们每天学习的具体情况亦不得而知。因为史书里皇帝等人的话都是经过史官润饰后的语言，完全是古文，不是口语。在燕行录中，从元朝皇帝到清末皇帝都有描写性记录，这些记录比起公式化的史乘更令人感到亲切鲜活，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。

我大略读过五十本燕行录，时间下限在雍正皇帝前后。这五十本书是对中国四百年历史的生动记载，有很多事情是我在中国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的。比如明朝中期，每年要给十七万朱姓皇亲俸禄；清初看一天戏要花三两白银，属于高消费；康熙之所以被选中当皇帝，一是因为他出过痘子，二是他的哥哥正在出痘，而他的品行比十二岁的哥哥好；康熙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对他管教极严格，尤其不许早恋，因为他的父亲顺治就是因为恋爱失意而闹情绪，一度要辞职去当和尚，不久病死了。

在元代，有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在中国游历、为官，后成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一书，在东西方产生极大影响，研究者至今不绝。燕行录从内容、文体到史料价值，都胜过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，为什么却没有形成影响呢？因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由成均馆大学出版上下二册，影响不大，此前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它；2002年，东国大学推出一百巨册五百余种，但销往中国的不足十部，大多数人不知道，故未形成影响。

我想，随着中国学者对燕行录的逐步了解，其首先将在亚洲引起反响，二十多年后，世界上很可能出现“燕行录学”。

另外，朝鲜时代的赴日本使者还写了很多“东瀛录”，是研究日本史的重要文献，必将在日本引起学术浪潮。

燕行录以日记的形式记录历史，在东西方文化中它几乎是独一无二的，完全可以称为“日记体史料”，文学家、史学家都应该研究它。这五百多种燕行录既各自独立完整，相互之间又有联系，这是研究者需要加以注意的。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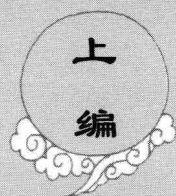
燕行录和它的史料价值(代前言)	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上编:燕行录阐幽——燕辽纪事

嘉靖万历史事摭零	7
《昭显世子沈阳日记》与明清松锦决战等	40
昭显世子之死因	76
李 忱笔下的袁崇焕及明清北京大战	83
万历二十四年的努尔哈赤	134
政治家的徐光启	164
康熙五十一年、五十二年之中国	181
谁赴松锦吊忠魂	212

下编:燕行录学引论

燕行录学引论	235
《韩国文献中的中国资料》总序	243
《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》序	245
《韩国文集中的清代史料》序	251
耶律楚材与蒙元对高丽政策	261
雪汀先生朝天日记	281



燕
行
录
闡
幽

——
燕
辽
纪
事

嘉靖万历史事摭零*

从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末,当中国的元、明、清三代,高丽和朝鲜使臣团大量前往中国。他们中间一些人写有日记,称为“燕行录”,亦称“朝天录”,成为今天研究中国这七百年历史的重要文献。外国人记录在中国之见闻,其中多有当时的中国人见怪不怪的事情,或当时讳言的事情,亦有因政治的原因而被焚毁湮灭的事情,这些都是今日之中国极为需要的历史文献。韩国珍藏的这些文献,近二十年来正在逐步推出,很有必要向中国的学术界介绍。东国大学出版部已印出一百册,内容包括宋末到清末七百年史事。本文所介绍的,是十六世纪中国明朝嘉靖到万历年间之史事。

为了深层次揭示燕行录的价值,给中国和韩国学者以直观认识,我们将按类摘取有关资料。这些材料主要出自九部书中,如果每条资料均注明册数和页码,则会大大增加注释量,喧宾夺主,不便阅读。今将首次引文注明在《燕行录全集》中的册数和页码,

* 此文曾以邱瑞中、崔昌源之名,在韩国外国语大学校中国研究所《中国研究》第34卷(2004.12)发表。题目:《〈燕行录〉的史料价值》。

以后引文则只讲作者和月、日，不再出注。好在燕行录基本是日记体，按时间去检索是非常方便的。又，为了叙述方便，我们在引书时采用节选的方法，直接摘录需要的文献而不用删节号。这是陈垣、陈寅恪治史的惯用方法，在此一并说明，敬祈方家谅解。

一、大明皇宫

（一）宫内地滑

中国的皇帝在早晨与大臣议事，名曰“朝”。北京地处北纬 36° ，即使是夏天，早晨亦多露水。宫廷地面铺石板和宫砖，清晨当然很滑，百官上朝，多有老者，行动自然不便，中国的文献对此没有记载。万历三十八年八月二日，黄士佑赴阙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金水桥亦有正挟五桥，每桥玉作雕栏，铺以琉璃，霜靴晓滑，着步甚难。”^①郑士龙嘉靖二十八年入朝，亦写诗谈到地滑问题，如《见朝》诗云：“五更靴满午门霜，拟蹑仙班仰穆光。”^②关于早朝路滑，写得最生动的是苏巡。嘉靖十三年春，他以子弟随叔父苏世让到北京，写早朝情形云：“庭墀宏阔，以青砖平铺，人迹所着，其滑如油。”^③万历四十八年六月初二日，黄中允赴阙，后来写道：“作为五桥，广狭一样，如琉璃白玉，滑难着足。”玉河桥上铺的是汉白玉，打磨光滑，又有坡度，自然滑足。宫内地面则铺青砖，亦十分光滑，五更霜天走上去，自然有“其滑如油”的感觉。朝鲜景福宫铺花岗岩，日久雨蚀，石面变得粗糙，自然不滑。以不滑比较光滑，故十分敏感，就很自然地记录下来了。关于朝鲜宫内的石块与明朝宫内石头之异同，黄中允在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入宫哭临万历皇帝，“阶上石栏，阶下石梯，雪白霜皓，其雕绘奇壮之形，

① 黄士佑《朝天录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2册，516页。

② 郑士龙《甲辰朝天录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3册，52页。

③ 苏巡《葆真堂燕行日记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3册，391页。

宛然可想。且我国熟石，久辄缁黑，而此则愈久愈白。非但皇极惟然，凡阙内熟石皆如此，石品未可知也”^①。

明宫廷用石是汉白玉，产自北京近郊房山县，铺地的青砖都有专门窑场烧制。中国史料不载早朝地面之滑，则老臣跌倒折骨的情况更不知有记载否。黄中允在万历四十八年六月初二日赴阙，发现端午门内铺设了木版，辅以铁索，这样走起来就不滑了，还可以用手抓住铁索。他写道：“自桥又入承天门，门阙内外铺木板，辅以铁索，以便出入。”^②

（二）银烛朝天

皇帝早晨办公，以示勤勉。每日上朝，百官必须预先到达。摸黑走路，须持灯笼照亮。黄中允六月初二日赴阙上朝，其后写道：“我国肃拜虽曰未明诣阙，而未有燃炬而行者，故余每以‘银烛朝天紫陌长’一句为不信，余几为井底蛙矣。天朝朝士例于五更以锦纱笼烛前导紫陌之上，点点如星斗落来，聚会朝门外待漏入阙，灯烛辉煌于广庭。不观此，何以知古诗之恰当乎。”^③

明朝百千官员在何处“待漏入阙”呢？在东长安门外。黄士佑《朝天录》云：“八月初二日四更诣东长安门外，坐而待漏，昧爽入东华门，过金水桥，入承天门，入端门，诣午门外行见朝礼。端门内左右有长廊，各五十余间，乃六部科官朝堂及六部堂官以下有事则来会处也。”^④

嘉靖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，丁焕入朝，“是日晴而风，夜五更诣东长安门外待漏，启钥而入。过二层门，又至于二层门，门皆一，而设五虹门入造于二层。大门乃午门，门东西城上对设阁道，

① 黄中允《西征日记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16册，115页。

② 黄中允《西征日记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16册，59页。

③ 黄中允《西征日记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16册，62页。

④ 黄士佑《朝天录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2册，515页。

四隅建四楼，楼皆二层，并北楼为五楼，故又名五凤门”^①。苏巡说得最详细，二月三十日记：“四更促食，就东长安门，坐外厅，待漏之际，玉漏告尽。洪钟振声，万官各自其曹，荷烛笼齐出来。车马鳞鳞，明光胜昼。门忽洞开，入有先后。历端门（承天门）及午门，就光禄寺门内坐列板以休。及东方既明，闻免朝，行五拜于午门（奉天门）外而出。此由序班通喝所引而为之也。”^②这些序班是引导各国使臣的人，他们对外国使节缺乏起码的尊重。许震童在隆庆六年十一月初八日赴阙，“朝罢后出皇极门、午门、端门，东就太庙门，欲入观，序班高云程呵禁甚急，故只入大门观其庭除之广坦，柏树之森列而已，内庭则不能窥矣”^③。两年以后即万历二年，赵宪赴燕京，仍由高云程接待。赵宪一行八月初一日进京，住在玉河馆。他们住的地方高云程要住，因赵宪等已入住，故有怒去之举，颇失主人之态。八月初五日记：“序班高云程怒去，为休息处。言于通事曰：‘以客夺主，使无着身处。’”实为国家之耻也。

（三）鸦朝

今日故宫内无树，各殿及宫宇屋檐均广布罟罟以杜绝飞禽筑巢，故绝少鸟迹。明朝宫外多植树木，“宗庙社稷，皆在阙廷东西（案即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），而树木葱笼，别一禁林。大小禽鸟，暮皆投宿”。待黎明时，百千官员入朝，其声如雷，惊起乌鸦乱飞乱叫，时称“鸦朝”。

郑士龙于嘉靖十四年甲辰入朝，有《见朝》诗：“五更靴满午门霜，拟蹑仙班仰穆光。管里故知难覩大，葵心元不异倾阳。鸡人罢报宫鸦乱，虎士虚陈辇路长。拓额谢沾光禄供，九关如海正茫茫。”^④又有《朝谒》一首：“宫鸦欲动曙光开，五凤楼前放仗回。枉

- ① 丁焕《朝天录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3册，102页。
- ② 苏巡《葆真堂燕行日记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3册，390页。
- ③ 许震童《朝天录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3册，290页。
- ④ 郑士龙《甲辰朝天录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3册，52页。

费太官羞供了，三条街里缓归来。”^①这些乌鸦从宫廷中飞起，又在早朝时，故称“神鸦”或“催卧鸦”。黄士佑八月初二日赴阙，“天欲明，千官将行礼，上林神鸦先起，蔽阙盘旋而飞，良久乃散，名曰‘催班鸦’”^②。早朝时群鸦飞起的景象，在韩国使臣的记录中是常见的。万历九年崔嵬使明，有《见朝》诗云：“人来从出日，帝所绕红云。树晓群鸦散，楼明五凤分。鸿胪仪一一，象译语云云。免使洞庭鸟，惊疑轩乐闻。”^③这些乌鸦栖于宫廷两侧的太庙。

(四)象兽

明朝宫廷门口，有很多石雕的狮子守卫，此乃取狮为百兽之王。《燕行录》中记载了嘉靖、万历两朝宫门前曾有活象守卫的情况。象虽食草温顺，但躯体庞大，狮虎不能近，故以象护卫亦是天朝一种至高无上之象征也。这些大象专为守卫午门而设，时称“象兽”。

崔演曾于嘉靖二十七年秋赴燕京，作《咏象》诗云：“林邑生殊种，何年贡帝都。拘形勤役鼻，有齿漫焚躯。纵被驱王贼，终羞拜羯奴。事讎冯道辈，可以不如乎。”^④最早提到象兽的是苏巡，他是才子，于嘉靖十三年以子弟随叔父苏世让入朝，因为身无国事，故日记颇为详细，以致同行入常常到他那里去补修日记。二月二十九日记云：“在玉河馆，使与书状、质正同修日记。”^⑤苏巡于二月三十日赴阙，“象兽六头，分立左右。以青襟覆其背，以铁加其足，以皮为勒。色如骝，大如屋，鼻垂地，耳如箕，足似犬，目如猪。一举足之顷，人不能及，见之甚畏不可近。令世礼扞其身，即张目回视，不觉恟仆于地。问牵者一夜所食几许，不下石余云。一兽落

① 郑士龙《甲辰朝天录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3册，56页。

② 黄士佑《朝天录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2册，517页。

③ 崔嵬《辛巳行录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4册，435页。

④ 崔演《西征录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3册，213页。

⑤ 苏巡《葆真堂燕行日记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3册，407页。

一牙，相斗见折云。一唱之声，轰然如雷震”^①。嘉靖二十七年崔演作《咏象》诗，有云“何年贡帝都”者，恐朝鲜人在嘉靖初方见此物于午门也，则其贡入帝都亦不会太早于此。隆庆六年许震童赴燕京，在他的《朝天录》中也记载了象兽，“十一月初五晴而风。黎明赴阙，由东长安（东华门）入，历承天门、端门至午门前。肃拜。诣光禄寺。供饌，遂还馆。是日获睹宗庙之盛、百官之富、宫室之壮，且见六象分守午门，其奇怪壮伟之形体骇动人目矣”^②。许震童把象兽与皇宫、百官并列描写，当是曾听说而始见者，这亦可证明象兽的出现不会太早于嘉靖朝。万历十三年及四十八年黄士佑、黄中允的记录最为详尽。十三年八月初二日，黄士佑写道：“午门外东西，每于五更头立象三头。平明放出，然后始行朝仪。”^③黄中允写道：“余尝于我国山刹野寺见壁上画以奇兽，名之曰象，以其为形必如此。到今观之，大与所画者不同。鼻长至地，而曲胫大如柱而圆。其色近于灰，其足近于牛，口长半于鼻。凡遇刍草，先以鼻卷而投之口。迹大几于盘，其所行地，必凹而为坎。高可数丈，大容数间。两牙如雪与鼻齐，尾与目略班牛形而但极巨。其腰背如岸，斗起顽凶，诡异之状可惊可骇，驱者以铁钩钩其皮肉而牵之，不然狞不为驯云。有长人者备卫卒在阙内，其长殆二丈，头面且大，其所着衣似八百余尺。同行译官中全应时者，自称长大，乃趋而比肩，则纱帽上端仅至脐下，其人张目一喝，声如雷，应时惊褫走来。”^④

嘉靖时，宫门前还放置过一虎一豹，只是一时之制，后来就没有了。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，权拨入阙，“见有檻置生虎于午门外者，其一大虎，二乃豹也。问之乃伊王所进也。”^⑤

① 苏巡《葆真堂燕行日记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，第3册，390页。

② 许震童《朝天录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，第3册，289页。

③ 黄士佑《朝天录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2册，517页。

④ 黄中允《西征日记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16册，60页。

⑤ 权拨《朝天录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2册，291页。

在万历时，象兽也曾作拉车的役兽。直到清代中后期，宫廷仍然有用象驾车的情况。同光之际，一头大象发疯，冲出宫墙，毁坏民宅，撞伤百姓，此后宫中不再使用大象拉车。

象兽作为宫廷护卫的动物，在中国史料中鲜有记载。

（五）三鞭

早朝打鞭子，《明史》有记载，清朝也有记载，元代文献则未见之。燕行录中关于此事的记载始于赵宪，万历二年八月十七日记：“皇上朝，坐皇极殿，受圣节贺礼。班序既定，鸡鸣。官报时于文昭阁。唱曰：‘呵、呵、呵、呵，日出卯。呵、呵、呵、呵，光四表。呵、呵、呵、呵，照万邦。’皇帝乃坐于皇极殿，深远不可望。鸣鞭三振，千官班肃四拜，齐跪。”^①九月初三日记：“皇上自皇极门北，揭黄屋北簾而登。鸣鞭三次，乃坐于黄椅。千官俱北向立，一拜三叩头而起。还入于东西相向之位。”^②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，万历皇帝驾崩后之第九天，新君即位，当日午时亦有鸣鞭之礼。黄中允日记云：“所谓鸣鞭者，一大索，长可三四把，向空挥之，声如放炮，使人可惊。”^③这天上朝的人很多，故“三品以上入内庭，四品以下在外庭，洞开中门，班齐后，鸣鞭三度”^④。则自明代始，鸣鞭已成为宫廷大典之起端，并一直延续到清末。

（六）遥聆天音

中国文献很少记录皇帝的言语，其见诸文献者，多为词臣或史官藻饰，已非真实的“天音”了。燕行录中记录了嘉靖和万历的话语，虽然只寥寥数字，读来却甚是亲切。赵宪万历二年九月初

① 赵宪《朝天日记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5册，236页。

② 赵宪《朝天日记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5册，264页。

③ 黄中允《西征日录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16册，124页。

④ 黄中允《西征日录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16册，124页。

三日记：“序班四人，举赏案置于御路，礼部堂上随行，陪臣（按指朝鲜使臣）亦至御路跪。侍郎手执小笏记跪，告曰：‘朝鲜进贺陪臣某等颁赏。’皇帝曰：‘与他。’乃伏三磕头而起。序班举赏案出，陪臣亦出。”^①

苏世让于嘉靖十三年觐见皇帝，所记言语多些。二月二十七日记：“四更赴朝，适皇帝视朝于奉天门。千官行五拜礼，东西相向而立，夏（言）尚书入跪正南御路上。夏序班拉余趋入，跪于尚书之后，一行之人皆随之，琉球人又入跪于后。尚书播笏言曰，朝鲜国王某差陪臣某官某进贺云。皇帝答曰：‘知道。吃酒饭。’尚书曰：‘唯。’扣头而退。于光禄寺吃酒饭后，上御路，扣头而退。帝前后一不视朝，而是日出视，服黑衣，有斋戒云。”^②

裴三益于万历十五年赴京，七月初三日入阙。是日阴，有小雨，“黎明，皇帝坐皇极门，千官行一拜三叩头，各就列。序班引一行入跪御路上，礼部侍郎跪达颁赏。皇帝曰：‘与他。’是日早朝，时未质明，未详见天颜如何也”^③。

明朝皇帝早朝，多在初三日。金诚一《朝天日记》云：“皇帝依前，以三、六、九日视朝。”^④

万历二年赵宪入朝，八月初九日赴阙，“礼部侍郎与鸿胪官跪告曰：‘朝鲜差来陪臣朴某等见。’俱三磕头。皇帝曰：‘与饭吃。’隆庆之视朝也，引领四顾，且发言甚微，使内官传呼而已。今上年甫十二，而凝若老成，移时瞻望，曾不少动，为外人亲降圣谕，玉质渊秀，金声清畅”^⑤。

① 赵宪《朝天日记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5册，264页。

② 苏世让《阳谷赴京日记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2册，405页。

③ 裴三益《朝天录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4册，39页。

④ 金诚一《朝天日记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4册，297页。

⑤ 赵宪《朝天日记》，《燕行录全集》第5册，222页。